

走动的，也有豪伙的。

楼，平山堂，迷楼，山阁等。

平山堂

时，有

州人

爱

无公

年，山

路是

终南一路

计，入了西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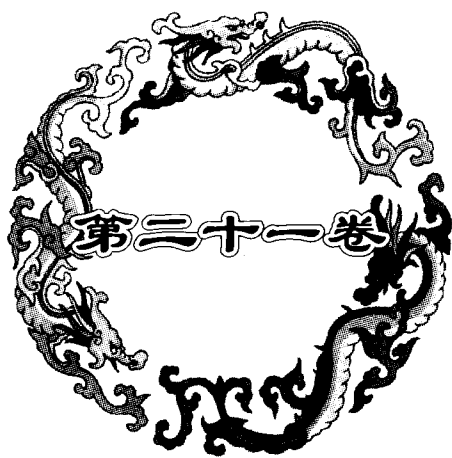
# 傅世孤本

經典小說



# 传世孤本经典小说

郑福田 王槐茂 主编



金城出版社

传世孤本经典小说

佚名 著

婆罗岸全传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婆罗岸全传/佚名著. - 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00.5  
(传世孤本经典小说)

ISBN 7-80084-289-4

I. 婆… II. 佚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9421 号

# 婆罗岸金传

无别名。

二十回。

不题撰人。

嘉庆九年（1804）合兴堂刊本。首觉道人序。正文半叶八行，行十九字。

【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】



目  
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白花蛇幻形入人世<br>司空女心动引情魔 | ( 7 )  |
| 第 二 回 | 窈窕娘问疾惹邪缘<br>淫妒妇捻酸偿慢债 | ( 14 ) |
| 第 三 回 | 获灵符吴氏妾为妻<br>遭雷击冯家蛇变狗 | ( 21 ) |
| 第 四 回 | 误配药夫人幸脱灾<br>巧海淫后失终殒命 | ( 28 ) |
| 第 五 回 | 吴小住分娩释前因<br>马兰姐归宁订私约 | ( 34 ) |
| 第 六 回 | 重叙旧大闹绣房中<br>枉留情初设偷香计 | ( 40 ) |
| 第 七 回 | 说公事平分百两金<br>议私情再设偷香计 | ( 47 ) |
| 第 八 回 | 恶风流轻抛枉法钱<br>热因果三设偷香计 | ( 54 ) |
| 第 九 回 | 遭侮辱壮体撙羸疾<br>受虚惊贞妇出藏金 | ( 61 ) |
| 第 十 回 | 查阴事合家登鬼录<br>陷良民一命丧监门 | ( 68 ) |

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暗偷情枕上权消渴<br>明接客筵前暂了缘 | (75)  |
| 第十二回 | 获异药公子乍试方<br>破新瓜女儿初进喜 | (82)  |
| 第十三回 | 惊奇遇兰姐欲委身<br>遭恶客英儿将出阁 | (87)  |
| 第十四回 | 得娇妻畅偕鸾凤侶<br>进双美大兴温柔乡 | (93)  |
| 第十五回 | 通消息惹恨花容损<br>计葬埋转眼燕巢空 | (100) |
| 第十六回 | 晤亲人口叙别离情<br>履佛地魂消因果事 | (106) |
| 第十七回 | 小英儿病里见前身<br>狂和尚街前说往事 | (113) |
| 第十八回 | 周凤官哭妻肠欲断<br>袁佛子生孙喜未阑 | (121) |
| 第十九回 | 不茹荤孩子饶佛性<br>计舍子袁大拂初心 | (128) |
| 第二十回 | 忆儿身蠢妻偏系怀<br>归佛门灵蛇终证果 | (135) |



# 第一回 白花蛇幻形入人世 司空女心动引情魔

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，重浊下凝者为地。天得纯阳之体，地著纯阴之象。阴阳和而万物生，所以人处天地之中，独受天地清明之气。至于飞禽走兽，以及草木虫鱼，无非感天地阴阳两气而生。更有一种怪形奇状丑类毒物，这便是因两间不正之气郁结而成的了。古书所载，妨人害物之种不一，更仆难数。即如近代以来，人所共知者，若韩文公所驱之鳄鱼，周孝侯所斩之蛟，皆是天地戾气所钟，人不能近的。看官们，做书的为甚讲到这里？也因当日曾有一种最毒的东西，日久天长，忽然有了灵性，修炼多年历过一劫转了人身，做出一段事来，可以演成一部新书。让天下清闲无事的人，或是花朝月夕，净几明窗，兀坐一览；或是茶罢酒阑，二三知己，片时闲话。虽非惊天动地之文，亦足动睹物兴怀之念。

却说东胜神州界内，有一座名山，周围可数十里，乱石嵯峨，巖崖险巖，人迹罕到之区，相传叫做个南极岭。其中有个洞，名为太虚洞。洞内深暗莫测。近地居人，常常到阴晦的时候，恍惚见黑气从洞中喷出。隐隐有一大蟒，盘踞洞口。后来，每到天清月朗之夜，亦遥见山前，若烟若雾，往来不定；中间似有两个大灯引路，忽高忽下。附近的人你传我我传你的，不觉轰动了一城，无有不知这山洞中出了怪的。其间有好事者，说这个不可容留，将来必为民害。有的说用箭射的，有的说用火攻的。有个当兵的在内，说道：“你们的主意都不大妙，莫若用枪打为



是。”于是聚集上千的人，扛了无数的大枪，放在山脚底下，离着约有二三里地，候那山前烟处便好乱打。那知这个妖精，受了日精月华，早有灵性。这里的人方磨拳擦掌，等看枪发。忽然间，一道黑气从空而堕。一股腥恶之味，触着便倒。登时天昏地暗，举动不得。足有两个时辰，恶气方渐渐的散去。跌倒的人，伏在地下，得了些土气的还能举动。那些仰跌横卧的，大半都死过去。也有压坏的，也有跌伤的，足足送了有二三百人的性命。此后谁敢去惹他一惹。却有一件好处，他并不无端出来害人，总不过在山前洞口，盘游而上。因此合城的人，久而久之也就相安无事了。如此历了一二百年，他的神通更大了。起始尚不能变幻，后来或大或小，或幻形为兽，或变体为人，却总不见他害过一人。

这年春天，桃花大放，山脚下红成一片。真正是锦绣江山，繁华世界。满城中游春玩景的人，成日逐队连群，塞满街巷。其中也有王孙公子，也有闺阁佳人。这日洞中之物，忽思下山游玩一番。于是幻形变成一个少年丈夫，面白唇红，锦衣绣服。手中执着一柄纸扇，指甲都是三四寸长，文雅可爱。就出洞步下岭来，杂在游人之内，任意观花玩景。在他不过偶然游戏，并无搅扰居民之念。那知事有凑巧，前面来了一辆油碧车子，上面挂着一道帘子。隐约车中坐着个十七八岁的小姐，两旁围坐四五个青衣女子。浓妆艳冶，笑语轻柔，一见令人心醉。那些游春的人，如得了至宝的一样，围随着车前车后，斜眼观看。这个少年丈夫也在其中。跟了有五里多路，到了一个僧院。门首有几个僧人，垂手站立两旁，肃迎着车子，进了寺门。先是青衣启帘，下了车子。然后一齐，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下来。这少年不见则已，一见了魂都不在身上，把数百年修炼的功夫，早丢在九霄云外去了。自忖道：“这位小姐，倘能与他亲热一时，也不枉为人



一世。”霎时间，起了这个念头，却忘了自己是个毒人害物的东西。登时立住了脚，等他出来，要跟他寻究个生根立足的去处。直等到日头将落，只见两个青衣出来，分付：“车上伺候小姐即刻就起身了。”说着，将帘子打起，转身往里就走去了。又有顿饭的工夫，才围拥着出来。少年又偷眼细看了一看，真是：笑靥似桃花带雨，柔情若柳絮迎风。走到车前，先两个青衣上了车子，在里边接着小姐的手，地下两个撮着两腋送上，随后也上去坐了。那小姐上车时，上边略现出纤纤玉笋，下边微露着窄窄双钩。那两个秋波往两边一瞬，早已看见门外首站立的这位少年，心下不觉一动。念道：“世上也有这样俊貌的男子，我终日坐守深闺，见人时少，自谓难得遇见两貌相当的人了，如今这个少年不知他是何等样人。可惜我门阀太高，谅难与他成就美事。”心中默默自叹。自古道：妖由人兴，邪因己召。这小姐存了此心，已是生魔的根本了。

且说那车子出了寺门，僧众仍是垂手立送。两轮动处如飞地去了。少年紧紧跟随，约走过三里远近，转过一个所在，却不是桃花开处的旧路。两旁列屋如鳞相次，中间都是白石砌成的一条甬道。那车子走着，一闪，又转过一个弯子。这条路更是不同，两旁乌亚亚的，都是两人抱不过来的大树。一边是河岸，一边是倚山盖成一路瓦房，甚是齐整。须臾，又是一桥。过了桥，就是一个大影壁，两边蹲着两个峻峭恶兽。这少年倒骇了一跳，原来是石头凿成的两个狮子。对门竖起数丈来长的两根竿子，上面飘飘扬扬，是两面布旗。写着六个大字，道“世袭郡王之府”。这少年方惊讶未定，转眼已不见了车子。侧耳听时，那辘辘之声，已是那大门楼里。心内想道：“是此内的小姐无疑了。”转身回来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循着旧路，走到南极岭下。昏黑中，寻回洞内。复了原形，一面想着：“方才的女子真是奇遇，却如何到得



里面，与他一会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自念道：“我修炼数百年，发愿不伤一人，方得到此地位。倘或凡心一动，岂不毁却一世功夫，终难超脱。”回头一想，这一种淫毒的念头，倒也冰消瓦解了。

却说那小姐原来是个郡王之女，复姓司空，他父亲现袭郡王的职。自幼将他许配一个乡绅之子，姓邹名大化。这邹公子生长在富贵乡中，竟习染一种纨绔气概，不知诗书为何物。成日游荡，同那一群帮闲，饮酒宿娼，武断乡曲。这司空府中，也颇闻其不习上进，渐渐传说到小姐耳中，那小姐纳闷不题。可巧这日游春回来，寺前瞥见这清俊后生，到家中眠思梦想，竟至寝食俱忘。那服侍他的丫鬟，都觉其神思恍惚，却不知何故。只说他还是为邹公子不成材料，心里郁结着说不出的哩，那里晓得是为这个太虚洞中幻化的少年，作此无益之想。有时睡梦中，喃喃自语；有时独坐处，默默含情，竟像是害了相思一般。这些丫头未免惊慌，急急禀知夫人。那夫人亲来看其神情，也自着忙。于是延医诊视，那里见效。

一日，这洞中之物，方吐出丹来，在那里玩弄。忽觉两眼一昏，仆地就倒。心干把握不住。看官们，这是为何？却因那下山时，情念一动，早生了一个魔头，把那一点灵心迷却，登时想起那个小姐来。幻形一变，俨然又是少年俊物。于是乘着一天月色，步下山来。照从前走的那条路，一径走到桥边。不敢从大门而入，踱到旁边一带围墙之下。审度了路径，等到有二更前后，由着墙底下一个水洞钻进去。过了三层房屋，始达内室。此时已是各归寝室，安排就卧的时刻了。隔着一间小小坐室，只闻得一声：“小红也睡去罢，小姐已经卧下了。”忖道：“这必是小姐的房。”于是越过坐室，往里一望，灯烛犹明。上边铺着是八杠〔疑字误〕金漆床，挂着一顶玉色销金帐。两旁排设的古玩珍奇，



似天宫一般。一时数不尽那精洁的意致。床前立着一个丫鬟，垂髫之年。手牵帷帐，侧耳似听小姐的鼻息，可曾睡熟没有。少时，放下帐子，将地下两只绣鞋，齐齐排在脚搭之上。过来移灯到床前一个壁桌上头。灯光摇处，四面皆耀彩扬辉。真如广寒宫中，水晶殿里。又有半个时辰，那丫鬟才悄悄的挪出房去，虚掩上房门，往对面的房里去了。

这里才暗暗的从门隙中钻进。你道他一个人，怎么水洞、门隙都得进去？原来是那太虚洞中，能大能小的那个妖精变的。所以，小小的去处，他就能过。当下进了房来，将帐子一揭。只觉得一阵香气，从那被窝中散出，早把这身子酥了一半。于是探下身子，去在小姐脸上，嗅那汗香粉味。那小姐从睡梦中惊觉，身子已是软摊在床上。心里虽是明白，口中只是不能言词。睁开眼睛，从灯影中一看，竟是个白面书生，伏身求欢。心中念道：“这不是那日寺前瞥见的那个书人么，却如何到得这里？”方在躊躇，那人已进了红绡被中。两体相偎，只觉得下边一股热气直透丹田。初时痛楚难熬后来渐渐畅美，倒也称其素心，不甚羞涩。直到五更时分，那人说道：“我去也，今宵再图良会，切须谨言为要。”那小姐只闻得沙的一声下了床去。周身骨节微微作痛，小腹之下顿觉胀起。闭上眼睛，睡了一个时辰。醒来，细思夜间之事，如梦非梦，似真非真。想道：“这也奇了，明明有个白面郎君，交接半夜。临去叮咛，言犹在耳。只看今夜，便见分晓。”

正在萦怀之际，丫鬟来请小姐升帐。小姐应声起来，那里晓得，动也不能一动。只得唤了两个丫鬟，扶住腰肢，慢慢的坐了起来。丫鬟一看，面色深黄，大非昨日的景象。忙问道：“小姐夜来睡得安妥么？”小姐只是闭目不语，那一种羞涩的情形，现于面上。丫鬟那里知道，但下床来与同辈的商量，告知夫人。夫人先叫婆子到小姐房中，看其气象。婆子看了回道：“小姐病体



似觉沉重，方才请小姐移身下床，竟是不能举体。我抱住略移了一移，哼声甚是利害。夫人要急急延请名医，服药调理方好。”这一席话，惊得夫人呆了半晌。说道：“这怎么处，如今王爷又不在府。邹公子还是顽皮似的，叫我如何是好。”说着走到小姐房来，揭帐一望，甚是颓败。叫声：“我的儿，你却如何这般光景？你心中有甚不受用的去处，只管告诉与我。或是有委屈的心事，也尽管说得，不要郁在心里，受病不是要。”小姐只是似睡非睡，如不曾听见一般。夫人只道他睡去了，也就放下帐子，走了出来。对婆子说：“吩咐外边小子，传了有名的大夫进来诊视。”

到了午后，稟了进来，说：“南城有个姓胡的大夫，甚是老练。昨闻他医了若许的癆症症候，都已复了原的。现请在大厅上伺候传宣。”这里司空府的一个侄儿名万的，延了医生进入房中。先将小姐的气色一看，然后诊了脉息。”丫鬟们在旁，絮絮叨叨的问那先生，又将病势说了一遍。这先生只是不理。诊过了脉，开门便道：“平习是个忧郁太过的人，刻下脉息气色又是个中了邪的样子。这本症暂且不能理论，用药须以驱邪凝神为主。然要看这个光景，似非药力所能见效。只是还要请高明酌政。”说着出来，开了药方，作辞去了。司空万将方才的话告诉夫人，夫人听了，到也没了主意，只得把药与小姐服了，嘱咐丫鬟，小心服侍。

话休絮烦，到了晚间，四五个丫鬟聚集在小姐房中，递茶递水，络绎不绝。正在闹热之际，忽见窗隙缝中，皆是黑烟往里喷溢。这些丫鬟只道失了火，方欲声张，眼睛一昏，身不由主，尽皆跌在地下。只听得嘶嘶的响了一阵，就上床去了。小姐口中喃喃的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闻得“来得好”三个字，窸窣的直响了一夜，将及天明，始寂然不动了。丫鬟们心里一一的都记着，却



不曾见是何物。到交了巳刻，身子渐渐的动得起来。面面相觑，忙揭帐子看时，却是小姐昏昏睡着，并无别物。大家惊疑，不敢乱说。道：“且等小姐醒来，再察问情由。”众人梳洗了，候着小姐动转，好来服侍。不时到床前探望，正在偷看，小姐忽然睁开眼说道：“你们把那人送到那里去了？快让他进来，与我睡睡。”丫鬟惊得面如土色，叫了几声，小姐仍复闭目不答。自此昏昏迷迷，不时的出语秽褻，渐渐的形体消瘦，只剩得一把骨头，摊在床上。只有腹下膨起，将手按着，硬如铁石。那些丫鬟自这遭识破情形，告知夫人。夫人方晓得妖魔缠扰，终日求仙问卜，建醮书符，全无益处。一日小姐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我去了，同那人做个长久的夫妻了。你们可将我的动用衣履，装载妥当，不要丢了一件。”丫鬟们听见这话，分明不是个好的气象，急急哭着走到夫人跟前，如此这般，告诉了一遍。夫人听了，也哭的死去活来。不知小姐死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回 窈窕娘问疾惹邪缘 淫妒妇捻酸偿慢债

话说司空府里，有个亲随，唤做吴莹。生下个女儿，名唤小住，自幼服侍府中小姐。夫人甚是怜爱这个女儿，就替他做了主，嫁于自己的内侄魏公子做一个偏房。这魏公子，亦是大宦之后，捐了个职。三十余岁，不曾生子。他娘子甚是利害，虽有三分才色，无奈妒忌非常。自从嫁过这小住与他，三朝两日吵闹不休，并不曾同魏公子过了一宵半夜。司空夫人也时常接了府里来，住个一年半载。这孩子倒也同伴讲讲说说，或是服侍小姐行行坐坐，胜似在魏府中受大娘子的气。

一日，回到魏府，约莫一月光景。忽然外面传说进来，司空府中小姐病在垂危。夫人遣人来说：“吴姐姐服侍了小姐一场，此时唤他过去，尚可见他一面。”这小住不听便罢，听了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只见眼泪如泉的涌将出来，又不敢放声大哭，那大娘子说道：“你只得要去看他一遭。”即时打发起身，乘了小轿，径奔司空府来。见过夫人，问了一遍，便到小姐房中，这些丫鬟接着，不暇说些寒暄的话，急忙掀开帐子来看。只见小姐昏睡在床上，叫着不应，口中不知说些什么，不由的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众人见他伤心，也是哭泣。

正在闹里，外边说“大夫来了”，大家只得暂且避过了。等诊过了脉，看着医生同司空万一齐出去，方才出到房中坐下，细细地从头说起。众丫鬟将那日夜里，如何黑气冲倒，如何宰宰了一夜，讲着大家吐舌不迭。忽听得小姐哟了一声，这小住连忙上



床叫唤，只是不见答应。自此和众丫鬟服侍，不曾顷刻暂离房内。晚间，夫人亲来看视过小姐，同小住说些悲感的话。又嘱托小住，同众丫鬟小心守视，方才起身去了。这里关上了房门，安排上宿的去处，众人讲道：“吴家姐姐请上边铺上卧了，我们自在这里坐地。”小红道：“昨日把姐姐盖的那床松花绸被铺在小姐身下垫着呢，却将甚被来与姐姐盖？”众人道：“小红特多烦的心，难道没了这被就少了他睡的了么！”小住忙道：“你们不要为我的铺烦心，你们今夜可睡睡罢，连日辛苦的也勾了。我是今日才来的，可以坐坐，也替你们出些力。况且也是我服侍小姐一场，今日还为他尽些心。”众人见他说着，也因身子疲倦，就渐渐散了睡去。只有小红留在小住铺上睡了。这小住独自坐着，想起了小姐这样一个千金之体，到了这等地位，也是福薄的了。又想到自己命运不济，遭遇了这样一个大娘，将来不知如何结果，独不是红颜命薄么。一头想，一头落泪不题。

却说这南极大虚洞中的妖精，自从缠了司空小姐，淫心大炽。见小姐骨瘦如柴，同那油尽灯残的一般，没甚系恋。时时想着，别投一个去处，正无门可入。这日，仍旧踱到司空小姐府来，走近小姐房来，从窗缝里一张。只见苗苗条条的一个女子，两鬓已经匀净，是出过阁的样子。面带愁容，眼生娇态。不觉淫念如炽，火热一般。喷出一口毒气，钻进房来。只见这女子，斜瞪着秋波。身子浑如棉絮。这妖精放开色胆，将来抱在先铺下的那床上，横了下去。哪知已有一个睡在那里，于是尽兴把黑气往那小红脸上喷去。这小红真似木鸡一般挺在那里。然后来这女子身边，去了衣服，高高举起那两只嫩藕也似的腿来。……看官听着，这女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先前来的魏公子之妾。名唤小住的。只因嫁去不曾和魏公子在过一处，所以还是一块原璧。当下这妖精探下头去，将舌尖儿绞了一遍，又将口对着吸个不住。可怜这

